

青年創作叢書



# 替哥哥当礦工

高来陞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青年創作叢書

替哥哥當礦工

高來陸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1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是海軍战士高來升同志寫的一本自傳体中篇小說，一共分七章。高來陸同志十七歲那年，他哥哥連升被漢奸走狗攤上了“勞工”，來升因見哥哥担負着一家老少的生活，就勇敢地代替了哥哥，到东北阜新去开煤礦。在礦坑里，他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殘酷压迫。同时，他和礦工弟兄們在一起，向敌人進行了不屈的斗争，他們用計把凶惡的狗腿刘栗头封閉在“水掌子”里，又把六个鬼子和十來个鬼奴压在塌頂的大掌子里，最后，終於脫險出來，走向自由的天地。

这个中篇小說，叙述了高來升同志在替哥哥当礦工这一段时间的斗争故事。

## 替 哥 哥 当 礦 工

著 者 高 來 陸  
繪 图 者 程 玠 若

\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\*

开本：737×1092 1/32 印張：3 13/16 字數：67,000

1959年3月新1版

1961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數：4,001—7,000册

(原新文艺版印64,000册)

統一書号：10078·0566

定價：(八) 0.32元

## “青年創作叢書”編輯例言

- 一、“青年創作叢書”的編輯和出版，是想為鼓勵和扶植文學創作的新生力量盡一些力，為讀者供應一部分比較優秀的反映現實生活和鬥爭的文學讀物。
- 二、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”發表以來，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，優秀的文藝作品和傑出的青年作者不斷出現，作為文藝界新生力量的青年作者，受到越來越大的重視。我們準備盡我們的力量為他們服務，尽可能多地出版他們的作品，並選一部分比較優秀的編入“青年創作叢書”。
- 三、“青年創作叢書”專收青年作者的長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說和散文、報告、詩歌、劇本等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。本社已出版的青年作者較優秀的作品，得在重印時收入本叢書。
- 四、我們衷心希望並熱烈歡迎各地青年作者、作家、作家協會和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讀者給予大力支持，多多投寄稿件，多多推薦作品，多多提供寶貴的意見。

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部



## 目 次

第一章	离家	1
第二章	到了礦坑	12
第三章	病和餓	28
第四章	要飯票	49
第五章	水掌子里的斗争	65
第六章	不讓一个鬼子出去	80
第七章	逃出虎口	91
“替哥哥当礦工”是怎样寫出来的?(辛可久)		101

## 第一章 离 家

遼西省义縣八家子村，在兴安嶺的一个小山角下面。村子中間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河，河西岸住着一家姓高的人家，高家的院牆东倒西歪，小土房眼看就要倒坍了，三四根腐爛的木头吃力地頂着东山牆。窗戶上挂着几条破麻袋，大北風一刮，麻袋就“噗嗒噗嗒”的敲着窗櫺子。屋門上有一道一道的大縫子，縫子里塞滿了枯黃的谷草，大風吹來，發出“嘶嘶”的尖叫声。

这屋里住着一位年約五十多歲的白髮蒼蒼的老太太。她有兩個兒子：大兒子叫高連升，已經二十六歲了，長着寬肩膀粗胳膊，庄稼地里是一把好手，干起活來能頂上兩個人，为人老实厚道，成年受苦受累地在村長郭樹堂家里干活。二兒才十七歲，名叫高來升，黑黝黝的臉皮，身材不怎么高，長的可滿結实，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与害怕，碰到不順心的事就瞪眼珠子，可是办起事來，有时还想的滿周到呢。老太太帶領着她的兩個兒子，昏天暗日地苦熬着过日子。

人逢心事不随意，心里就老翻騰那些过去的事情。三十年前的事，經常盤旋在老太太心里。

那时，城西楊家溝里鬧旱灾，連升他爹一担子把全家挑到城东八家子來，頭頂着人家的天，脚踩人家的地，一天到晚連

大气都不敢哼。連升他爹經常披星頂月出去打鐵，一年三百六十天哪敢歇一会，累死累活的弄來几个錢，整天連飯都不敢吃飽，才慢慢積攢下几个錢來，買了兩間破房子。日子久了，人也長了歲數，怎能經得起那樣的勞累呀？不久，連升他爹就得了腰疼腿腫的病症，四十歲上就去世了，撇下兩個苦命的孩子……。

老太太每次想到這些事情，一陣心酸，眼淚就簌簌淌下來。

幾年來，总算把兩個孩子拉扯大了，好歹給連升娶了个媳妇。連升成了家，又添了兩個孩子，老太太看着兩個孫兒，一家人旺了，心里才舒坦了一些。

可是，兩個兒子過日子的打算不一样：來升要把房子賣了換地，有了地，弟兄倆都可以在家里種自己的地，不必去給東家干活放牲口，受東家欺負；連升却認為，就是大家挨凍挨餓，也不能出賣老人留下的家產。還沒等弟兄倆商量好，連升就被攤上了勞工。老太太知道后可真急壞了，当天夜里，怎么也睡不着覺，想想前想想后，不覺一陣心酸，眼淚又流出來了。牆角一只耗子出來偷東西吃，老太太揚起手來，往炕沿上一拍，耗子吓的溜進洞里去了。老太太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日本鬼子要象耗子这样好趕，我那孩子就不用當勞工去啦。唉！自从日本鬼子霸占咱關東以後，人們連一天安生的日子也沒過過，狗挂牌子鷄上稅，什么事都要花錢；還要什么勞工呀，壯丁啦……村長保長就挑着這些鬼子喝咱窮人的血呀！”老太太想想全村的光景：年青力壯的小伙子都要走了，地荒了，庄稼長的沒有野草高，就不住絮絮叨叨地說：“這日子叫咱窮人



怎么过啊！”

这天，正是十月二十九日，來升給財主家干活回來，在街上聽見三人一伙兩人一簇的議論着：“这次劳工又攤下來了，不知誰又倒霉……”來升听到后，馬上就想起哥哥正够当劳工的年齡，連忙跑到人堆跟前去听，有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老头小声說：“这次攤的劳工，別的都还好說，就是高連升够嗆，人太老实……还有一大家子人，老的老小的小……”

來升听到哥哥攤上了劳工，心里撲咚撲咚乱跳起來，便轉身想往財主家走，可是兩条腿就是走不动，他心里想：“按道理說，我哥哥得再过三期才能攤上，为什么这次就攤上了呢？不用說，一定是保長屁股底下坐的人太多了，和他沾親帶故的或給他点好处的人，都可以晚去或不去。唔，就这么着推到我哥哥头上……”这时候，來升的腦袋里嗡嗡的叫，用手拍拍头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就覺着唿的一下，眼前一片黑，好象看見了母親、哥哥、嫂子和兩個小侄子。他恍恍惚惚的想：“哥哥当劳工去，这大家子人可怎么办呢？秋天打的那点粮食，都吃光了，眼下就沒有吃的，衣裳也难过冬；哥哥要是一走，这家子人不冻死，也得餓死。怎么办呢？……以前我不是还能出些‘点子’嗎？怎么这回就沒了主意呢？……”來升想到这里，兩個大眼睛动也不动，站在那里象根木头，突然，一只大黄狗从他身旁跑过去，才把他驚醒。他又往前走了十几步，猛然想起：“哎呀！要是我替哥哥当劳工去，他在家里多好啊？哥哥在家里能領着大伙干活，也能弄上点吃穿了，我在家里能干什么？給东家抗活，眼看就要滿工了。十冬腊月里，除了吃飯，就是背靠大牆晒太陽……再說哥哥去了准得受欺負，照他那样，胆子又小，

吃不住了也不敢往回跑，給鬼子干下去，不叫打死也得累死；要是我去，看看不好抬腿就跑啊……”他站住了，嘴里咕囔着：“对！我去，一定我去！回家和媽說去。”

來升回轉頭來，一口气跑到自己家里。剛進門，就看到母親坐在炕上，蒼白的頭髮有點亂，長滿皺紋的臉上，帶着流過眼淚的道子，象想什麼心事似的；哥哥坐在炕里边，緊鎖着眉頭，兩只手抱着大腿，呆呆地坐着，兩眼直盯着黑牆，好象和人家剛打完架一樣，看樣子都還沒有吃晚飯。來升站在房門口，看着屋里的人發呆；兩個孩子抱住來升的大腿，“叔啊！叔”的叫。他推開兩個孩子，走到媽的跟前，鼓了鼓勁說：

“我替哥哥當勞工去。”猛不頂的這句話，把大家弄得發了楞，眼睛都瞅着來升沒作聲，好象這句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來升又重復了一遍：“媽，我替哥哥當勞工去。”

“那不成，別胡思亂想啦。”連升首先反對說。“怎麼胡思亂想呢？”來升緊瞅連升，有點動氣了。

來升的媽長嘆了一口氣，說：“孩子，你還小呢！”

來升坐到媽的身邊，反駁道：

“媽，我不小了。你忘了？我九歲那年給老子家放馬，累的哭，和您說不干了，你還說：‘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怎麼不幹呢？’現在，我不是比那時候大的多了嗎？”

來升媽兩只眼睛動也不動的瞅着來升紅紅的小臉，不住的說：

“孩子，你還不懂事呢！那時候，因為家里沒有飯吃，才叫你給人家放馬，好叫你吃上一口飽飯，當勞工可不比放馬啊！”

“媽，您讓我去，把哥哥留在家里，好領着大伙干点活，弄点吃穿，好养活您！把我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呢？哥哥有家口，要是有个好歹，您怎么办呢？我是光棍小伙子走到哪都是家。”來升媽一声不响，眼泪一滴一滴的掉在怀里。來升又接着說：“要是我去，眼头活点，看看不好就跑回來……听說鬼子不打小孩……”

來升正想往下說，連升把大腿一伸，打断他的話，說：“鬼子不打小孩？打不死算你命長，不用你去，攤上我就我去。”來升站起來，往他哥哥坐的地方移了移說：“哥哥，你在家里比我強，你能領着大伙干活，你走了，把我扔在家里，老的老小的小，喝西北風过活……”來升說到这里，喉嚨哽咽住了，眼泪圍着眼圈轉。連升也紅着臉，呆呆地坐在那里不做声。

“你們两个不要再說啦！你們哪一个去，娘也舍不得……”

來升媽長嘆一口气，正要往下說，外面的狗汪汪的咬起來了，还有人在喊：“喂！老高家！給我打着狗啊！”接着，“乒”地一下，一塊石头打到房門上，來升連忙和母親說：“媽，別哭了，准是大烟鬼保長來了。”他一轉身就往外跑，剛一出門，就看到灰沉沉的天空，飛着大雪，地上積了二寸多厚，一片白茫茫，大門外边站着的果然是保長。

保長名叫周化風，大伙当面叫他周先生，背后都叫他大烟鬼。大烟鬼不分冬夏都穿着長衫，头上戴着一頂黑禮帽，冬天圍着狐狸皮的圍脖，个子瘦長，駝背三角眼，一口黃牙，看到人皮笑肉不笑的，見什么人說什么話。他看到來升出來，便把三角眼一挤，嘴一咧，露出了几个大黃牙說：

“你哥在屋里嗎？”

“在屋里。”來升帶理不理的說。

“你好好的給我看着狗啊！”

“行啊！”來升順手拾起一塊石頭，扔到狗的身邊去，向它使了個眼色，喊了聲：“狗！”那只大黃狗霍地一下就竄上去，撕着大烟鬼的大褂子亂咬。大烟鬼吓的三魂去了兩魂半，動也不敢動。來升喊了一聲：“回來！”大黃狗才鬆了口。大烟鬼象只兔子似的向屋里跑，看見連升，劈頭就問：

“高連升，你準備的怎麼樣了？明天就該走啦，我今天晚上特地來看看你，你們這期勞工運氣很好，聽說上阜新去，一天三頓干飯，干有數的活。”

來升媽慌忙的迎出來說：“周先生里边坐，抽袋旱烟。”

大烟鬼瞧也不瞧她，從衣袋里掏出一支洋烟卷說：“我抽這個，旱烟我抽不慣呢。”

“周先生，聽說當勞工是沒黑沒白的干活？”來升媽接着問。

“沒有的話，這期勞工我敢保險沒有錯。”大烟鬼笑嘻嘻地說。

“我聽說上阜新去的勞工，不是壓死就是砸斷胳膊腿。”來升媽給大烟鬼一個不輕不重的窩脖。

大烟鬼蹣手蹣腳的走到來升媽跟前，把手一擺，小聲地說：“這話可說不得，你是在這屋里說，沒有叫外人聽見，要是街上可說不得，日本人正抓這樣造謠的人呢！”

來升搶過來說：“我去行不行啊？”大烟鬼轉過臉來看看來升，吸了一大口烟，烟霧慢慢地從他鼻子和嘴里噴了出來，又吸了一大口烟，還是照樣將烟霧吐了出來，不斷地吧嗒

巴嗒眨眼皮，想了半天才說：“唔——行倒是行，就怕驗不上……”接着又說：“叫來升去也行呀！我到村長那里給你們好好地說說，村長又不是外人，他一定幫你們的忙，照顧你們一家老小的。”

“不行啊！他还是个孩子呢，沒出過門，當勞工又不是做別的事去。”來升媽為了難，沒奈何地回答這几句话。

大烟鬼早看透了來升媽的心思，想叫來升頂他哥哥，但又舍不得，就趁熱打鐵地說：“太君最喜歡小孩子，村長再到太君那里說一說，保險沒有錯。你这个兒子可算到了天堂，一點重活也不會叫他干的。”說罷，張開大嘴，哈哈大笑起來，滿嘴的唾沫星子往外噴。

來升媽根本不會相信他這篇花言巧語，可是，不叫來升去，也沒有別的办法，于是就答應了。大烟鬼還怕變卦，緊接着又叮了幾句：“咱們就一言為定，我馬上到村長那里給你們說去，今天晚上你們給他准备好，明天起早就走。”他說完就走了。

村長郭樹堂是本屯大戶，他五十多歲了，中等个子，滿臉的連腮胡子，每天早上，都用刀子刮的青白青白的，肚子鼓的象廟里的弥勒佛一樣，走起路來搖搖晃晃地象只老鴨子，三里五村的人一提起他來，就覺得頭疼，大伙都這樣說：“不怕賊偷，不怕火燒，就怕郭樹堂走一遭。”

这天晚上，他正和他那小老婆逗着玩呢。大烟鬼悄悄的走到房門外邊，停了半天才說：

“村長在屋里嗎？”

郭樹堂慌忙的推开了小老婆，从炕上爬下來說：“進來吧！”

周保長。”

大烟鬼一進門就見郭樹堂正忙着穿鞋子，忙鞠了一躬，說：“勞工真不好要，高連升这小子還不願意去呢……”

郭樹堂把大肚子一挺說：“不願意去，好啊！叫他雇人去。”

“看他們那个窮樣子，明天就揭不開鍋蓋了，哪里弄錢去雇人！”大烟鬼笑嘻嘻的說。

“不管他怎么窮，上司的命令可不能玩忽的。”郭樹堂往八仙椅子上坐，把椅子壓得吱吱的响。

“村長，我想叫他兄弟去，那么，連升還可以給你老人家抗活，这样的小伙子到哪里找去啊！”

“化風，你跟咱樹堂辦事也不是一年了，你也知道，姓郭的辦事向來是本‘忠厚之道’，从不營私舞弊。要是為了成全連升這家子人嗎，讓來升去頂替還可以。不過……”

大烟鬼就是靠這手吃飯的，郭樹堂的尾巴還沒有調，他就看出它要往哪里擺了，眼皮一動，黃牙一咧，辦法就來了，連忙說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保險辦的讓你老人家滿意就是了。活動費您先給墊上，到年底扣連升的工錢就行啦！”

大烟鬼還要嘰哩咕嚕地說下去，郭樹堂早已不耐煩了，打斷他的話說：“算啦！算啦！你看着辦吧！”

大烟鬼拿起帽子，象只夾尾巴的狗似的往外就跑，到了大門外邊，才松了一口氣，戴上帽子。

來升家里已經點上燈了，風穿過窗戶上的破麻袋，吹得屋里涼冰冰的，燈火苗搖搖晃晃，來升媽有氣沒力地嗚嗚咽咽地哭着。哥弟倆都低着頭坐在母親跟前不做聲……過了一會兒，

連升猛地抬起頭來說：“媽，您覺着來升去不放心，就我去吧！”來升媽擦了一把眼淚說：“你兩個都是我身上的肉，誰去我都放心不下啊！”連升又接着說：“大烟鬼是一個屁兩個謊的人，他跟誰說過實話，夏天他賣給他爹一匹馬，還賺了他爹二十塊大洋呢！他爹走到哪里罵到哪里。”來升身子一歪，就倒在母親懷裏了。媽摸着來升的頭說：“大烟鬼哪有實話，頭年秋天，前街你周大叔攬上勞工，他說這好那好的，你周大叔不信，當天晚上，他就領來五、六個兵，硬把你周大叔捆去了，半夜三更你周大嬸子追出去，叫大烟鬼一脚給踢倒了。你周大叔走了沒有幾天，就有人說：在阜新煤窩裏壓傷了。其實，哪裏是壓傷了，是壓死了。郭樹堂還指使大烟鬼把你周大嬸子賣了，賣身的錢都叫那群惡鬼分着花了。這些事呀！我一點也沒有忘。”來升躺在母親懷裏，聽的直瞪眼珠子。屋裏的豆油燈，一跳一跳的象要熄滅的樣子。來升媽推開來升說：“快點睡覺去吧！明天起早就要走了，趁着燈裏還有點油，我給你縫縫那破皮褂子，你好帶着。”

來升從媽的懷裏爬起來，打開小破被子，就和衣睡下了。他躺在炕上，翻來復去的睡不着，一閉上眼睛就模模糊糊地好象到了阜新了，翻了一個身，又好象聽到大烟鬼叫他，一會又覺得心里亮堂，就又想道：“我從能記事時起，還沒見過媽過一天象樣的日子，多大年紀啦！我走以後，媽定要是又想念孩子，又受這窮日子的熬煎，她啊……”

這時候，來升媽坐在昏昏沉沉的燈前給來升補破褂子，出神的看着蓋在來升胸脯上的破被子，心里想着：“來升又伶俐又能干，受了多少勞累，才把他拉把大呀！眼看就能下地干

活了，可是，天亮就要把他送進生死不保的煤窰里。來升能熬回來嗎？該能！老天不會叫這些老實厚道的人光走惡運哪！”她一針一針地縫着，心裡不住地翻騰着：“是啊！外村里不是也有回來的嗎？可是，那象個人樣啊！去的時候蹦蹦跳跳的壯漢子，回來的時候卻變成一個癆病鬼，皮包着骨頭……十七歲的孩子那能經得起那樣折磨，說不定再也看不到來升了。”這時，來升媽覺着全身都涼透了，打了個寒顫，猛地看了看手裡拿着破褂子，嘴裡不住地說：“才縫這幾針，我多糊塗啊！”忙拿起針來，繼續縫下去，可是，剛縫了三針，第四針扎了半截就停住了：“多好的孩子啊！見天傍黑，趕着羊群回來，嘴裡‘吃達！吃達’地喊着，扔出一塊一塊的石頭，把離群的羊攔回來，多叫人疼啊！這樣好的孩子送到煤窰里去，怎樣熬出頭呀……”油燈眼看就要滅了，來升媽用針挑了一下燈芯，又縫開了。她拿起衣襟，擦了一擦眼淚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這破玩藝都釘不住針了，怎麼穿呢？孩子出門連一件暖和的衣裳都沒有……”

來升聽到母親還在說話，他翻了個身說：“媽，睡覺吧！”

來升媽沒有作聲，還是繼續縫褂子。縫好以後，把縫好了的破褂子，蓋在來升身上，又拿起來升的鞋子看了看，前後都是窟窿，便又補起鞋子來，縫了半天才補好一只。外邊呼呼的大北風，刮的屋檐上的冰，噼哩啪啦的掉下地。這時遠處斷斷續續的傳來鷄叫聲。來升媽把補好的鞋子放下，又拿起另一只鞋，輕聲地說：

“連升媳婦，起來把瓦罐子裡的那點米倒出來，給你兄弟煮點米湯喝。”



过了不大一会，就听到外头有人喊：“高來升，起來吧！就要走了。”

一听怪声怪气的腔調，就知道是大烟鬼來催了，來升骨碌一下爬起來，剛穿上鞋子，屋門打开了，大北風和大烟鬼一塊冲進屋里來，冷風刹时就灌滿了全屋，扑滅了小豆油灯。來升打了个寒顫。

“來升，人家都等着你啦！”這句話和嗆鼻子的酒臭魚腥味一塊，从大烟鬼嘴里吐出來。

“走就走。”來升把破褂子往肩上一搭，就想走。

“吃点飯再走，他叔叔。”來升的嫂子，一把拉住來升，把一碗連米湯帶飯，送到他的面前。

來升推开嫂子說：“我不吃。”

來升的兩個小侄子爬起來，哭着叫：“叔啊不要去，叔啊不要去……”

來升媽拉住來升說：“好孩子，听媽說，喝一碗米湯再走，不喝可不行啊，肚子里沒有飯頂不住風。”

來升这才接过碗來，一看他嫂子背过臉去，在那里偷偷的擦眼泪，心里也酸了。他哥哥給他穿上剛补好的破皮褂子。母親一面給他正正帽子，一面說：“你到了那里，要常往家寄信，省得媽惦记……”

大烟鬼不耐煩地說：“快走啊！这个熊破家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。”

“媽！”來升覺着眼泪要流出來，使勁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才算忍住了：“您放心，在家里有哥哥侍候您过日子，不用惦记……”可是下边的話，怎么使勁也講不出來了。